



苦难的俄罗斯

契诃夫小说插图 80 帧



画
梦
重
温

画

梦

重

温

[俄]库克雷尼克塞 图 契诃夫 文 汝龙 蓝英年 译

苦难的俄罗斯

契诃夫小说插图 80 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的俄罗斯:契诃夫小说插图 80 帧 / (俄罗斯) 契
诃夫著; (俄罗斯) 库克雷尼克塞绘; 汝龙, 蓝英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8

(画梦重温)

ISBN 7-108-01903-5

I. 苦… II. ①契…②库…③汝…④蓝…

III. 插图-作品集-俄罗斯 IV. J2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627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罗 洪

版式设计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5 毫米 1/16 6 印张

字 数 25 千字 图 80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目录

原序 纳塔利娅·索科洛娃·····	6
阿尔比昂的女儿·····	16
变色龙·····	18
外科手术·····	20
必要措施·····	22
马姓·····	24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26
罪犯·····	28
鳕鱼·····	30
哀伤·····	32



猎人·····	34
磨坊外·····	36
万卡·····	38
苦恼·····	40
讨厌的客人·····	42
枢密顾问官·····	44
难处的人·····	46
奇特的人·····	48
安纽黛·····	50
风波·····	52
幻想·····	54
逃亡者·····	56
急救·····	58
卡希旦卡·····	60
斋戒的前夜·····	62
渴睡·····	64



草原·····	66
在流放中·····	68
在庄园里·····	70
白眉毛·····	72
夫人·····	74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76
带阁楼的房子·····	78
在大车里·····	80
彼青耶格·····	82
姚尼奇·····	84
套中人·····	86
带叭儿狗的女人·····	88
宝贝儿·····	90
在圣诞节·····	92
新娘·····	94



原 序

纳塔利娅·索科洛娃

库普里亚诺夫、克雷洛夫和索克洛夫（库克雷尼克塞）三位画家在1940年至1941年间，第一次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库克雷尼克塞是讽刺画和漫画的大师，在这两年中，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先从那些同他们创作风格接近的作品入手。画家创作出一系列深刻而有力的插图。既为那些洋溢着快乐和引人发笑的契诃夫的幽默小说（《阿尔比昂之女》、《外科手术》、《马姓》）画插图，也为契诃夫继承果戈理和谢德林传统的讽刺小说（《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套中人》）画插图。德国法西斯侵入后，人民的和平生活被暂时打断，形势迫使画家投笔从戎。

这时期人们似乎没有心情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可恰恰是在严峻的战争年代，人民产生了阅读祖国文学大师的强烈兴趣。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重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作品。这些文学大师的创作成为民族文化的骄傲。正是在战争年代，契诃夫小说的插图本第一次出版，插图的作者便是库克雷尼克塞。

库克雷尼克塞重新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时已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了。那时正是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也是库克雷尼克塞的创作日臻成熟的时期。战后苏联造型艺术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插图艺术的空前繁荣，因为插图是



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插图画家是读者阅读心爱作品时的旅伴，既是读者的交谈者，又是艺术作品的诠释者。插图画家缩短了文学作品同读者的距离，指导读者阅读。他们阐明作品中难懂的地方，把人物的外表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表现出时代的主要特征。作家和画家的合作提高了读者对作品的美学感受。

库克雷尼克塞重新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并非先前创作的简单重复。这时库克雷尼克塞的绘画技巧更加娴熟，他们重新审视先前的插图，并做了大量的修改。

如果1940年至1941年吸引库克雷尼克塞的是契诃夫早年的讽刺小说，而现在他们在继续深化先前主题的同时，开始为契诃夫的抒情小说画插图。画家们竭力寻找新的表达手法，通过契诃夫塑造的不朽形象，展现契诃夫小说中所蕴涵的全部深度。

1946年库克雷尼克塞完成了小说《带叭儿狗的女人》的插图，不是一两幅，而是一个系列。

1947年库克雷尼克塞因1940年至1941年和1945年至1946年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荣获斯大林一等奖。

画家们在为契诃夫和高尔基作品画插图的同时，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到历史上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和令人怵目惊心的阶级矛盾。他们学会憎恨市侩习气，用自己的艺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现象，表达俄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洋溢着诗情画意。

库克雷尼克塞在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的时候，借鉴了他们为高尔基和谢德林作品画插图时所积累的描绘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丰富经验。同时，也许现在是主要的，他们在自己的插图中竭力表现契诃夫作品的独特韵味，他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他创作的个性，他塑造典型的方法，一句话，契诃夫的风格。

1953年6月库克雷尼克塞完成了契诃夫作品的第三组插图。

画家们重新修改了先前为《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万卡》所作的插图；新画的插图深化了讽刺市侩习气的小说（《风波》、《夫人》），并重新解释了《新娘》。



库克雷尼克塞还用书眉画补充插图，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书眉画，它们赋予插图艺术系列的完整性。书眉画能使画家把插图同小说的文字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书眉画，正如库克雷尼克塞所说，深化插图所表现的主题，有时还预示情节的发展，仿佛把读者带入小说的氛围中；书眉画又像一首序曲，突出了作家和插图画家创作的某些重要的特征。

库克雷尼克塞为契诃夫作品所做的插图集，是画家们几十年辛勤劳作的结果，创作的年代应定为：1940—1953年。这是库克雷尼克塞创作最成熟时期的作品，其中还包括线条画和油画。

契诃夫是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必然进入库克雷尼克塞创作的开阔视野。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是出于画家们在心灵深处同心爱的作家的亲近，渴望了解他创作的过程，欣赏他的艺术，并想把它传达给最广大的读者。开卷的书眉画和插图是为契诃夫小说《阿尔比昂的女儿》所做。画家们一再修改画稿，直到插图不仅整体表现得好，而且局部也表现得好。这幅插图表现力的秘密，首先表现在，那个“像钉子一样”，长得又高又瘦的英国女人的剪影中。

在《阿尔比昂的女儿》的插图中，尖刻的讽刺鲜明地表现在大自然的背景上，画家画笔下的大自然如此辽阔壮丽，充满诗情画意，与英国女人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上述小说片段中，契诃夫向读者展现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画家笔下的风景突破了小说片段中的时空界限，把个别的现象同生活的潮流联系在一起。

画家在著名的小说《外科手术》上下了很大工夫，竭力按照契诃夫的构思，展开医生库里亚京（代替回家结婚的医生行医）和教堂执事翁米格拉索夫之间的对话。画家在定稿中让医生穿着斜纹布裤子，教堂执事鼻子上长了一颗赘疣，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最主要的是画家们成功表现出人物的说话、拌嘴、行动。契诃夫人物的对话充满幽默，要求画家在人物的布局上，他们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中，突出小说中的幽默。

《罪犯》是契诃夫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库克雷尼克塞为这篇小说所画的插图也是他们最优秀的插图之一。小说开头便十分可笑：契诃夫在对话中添加了



仿佛同主题无关的话，如说到赤梢鱼，说到河鲈和狗鱼的性情，库克雷尼克塞画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没梳过的头发像一束乱草，同小说里描绘的一模一样，在读者眼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从铁轨上拧下螺丝钉，侦察员向他说明他所犯的罪行，可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对话滑稽可笑，您也会发笑。但接着读下去，对话中断了，您读到小说最后几行的时候，再仔细看看库克雷尼克塞笔下的农民，您便笑不出来了。生活的苦难展现在您眼前，伟大的作家用自己的艺术，特殊的典型化手法，讲述了眼前的苦难，而插图画家们也紧跟着作家的构思表现出这种苦难。您仿佛置身于革命前的遥远的俄罗斯，八十年代贫穷的农村，您会感受到契诃夫小说所固有的和画家们深刻表现出来的悲惨气氛。

“这篇作品给人多么可怕的印象！”著名画家列宾读过《第六病房》后在致契诃夫的信中写道。“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从一篇如此简单，情节并不繁杂，内容相当单纯的故事中，竟产生出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深刻而伟大的思想……您可真是位大力士。”列宾道出契诃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不了解这个特征便无法为他的作品画插图。当然，不仅不能为《第六病房》，同时也不能为《罪犯》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画插图。

库克雷尼克塞为契诃夫一组概括力极强的讽刺小说画插图，如《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和《套中人》。其中最出色的仿佛是直接写生。这完全适合契诃夫的写作风格——突出典型特征，然后把它们概括在一个形象里。契诃夫永远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

库克雷尼克塞如同契诃夫一样，创造出装在套子里的人的极为鲜明的形象。别里科夫打着伞，穿着套鞋，出现在城市风景的背景上。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小心翼翼迈着步子，这便是我们心中的形象，也是库克雷尼克塞塑造的形象，很难想像别里科夫是另一副样子。在这个刻画得极为鲜明的形象中，集中了新事物扼杀者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的奴才心理。书眉画用新颖的笔触丰富了这个形象，并发展了故事的情节。在瓦林卡的形象中，幸福同“套中人”擦肩而过。别里科夫



就像插图上那样，只是在他莫名其妙的手势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东西。在契诃夫的这个形象中，在这个牢牢封闭起来的人的身上，闪现过一丝人性的东西，但即刻便消失了。生活如同幸福一样从旁飞逝而过。瓦林卡驰向充满阳光和空气的远方。

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概括力极强。这些故事仿佛直接取自生活，但却从中塑造出无法忘记的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和粗暴的警察普里希别叶夫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早已变成流行名词了。

契诃夫无法看到十九世纪末叶革命运动在农村逐渐发展成熟，他同样看不到城市中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而他的同时代人和朋友高尔基则是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歌手。契诃夫悲愤地写出农民的痛苦和贫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农村妇女的悲惨处境。

契诃夫在描写城市贫民的时候，特别同情那些人，他们“被人从耕犁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旋涡里……”（《苦恼》）。马车夫姚纳的全部心思都在农村，他女儿阿尼西娅就留在那里。《渴睡》里的瓦尔卡在主人婴儿的摇篮旁边打盹，梦见昏黑窒息的木屋，临终的父亲，她和母亲无依无靠，到城里去做帮工。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鞋匠那儿当学徒，写了一封信：“寄交乡下爷爷收”。

在契诃夫这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城市对待贫苦的农民，农民的孩子，非常残暴。毫无前途的生活，遭受殴打，力不胜任的劳动，艰难的童年，无依无靠的老年——便是他们的命运。契诃夫描绘俄国农民悲惨生活、农民孩子被迫到城里做工的小说属于俄国民主文学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我们童年便熟读过，并且一生都不会忘记。契诃夫在他塑造的形象中，怀着巨大的悲愤表现出人民难以忍受的苦难。

库克雷尼克塞为契诃夫描写农民的小说所画的插图的显著特征是生动而抒情。插图像契诃夫作品那样，极为真实并充满对农民的同情。这一点画家们在《渴睡》和《痛苦》的插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屋角里，帐子围起来的摇篮里躺着一个婴儿，他哭嚎得有气无力。母亲给他喂奶。鞋匠痛打睡着了了的瓦尔卡的头。画家放



过故事的这些细节，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拼命挣扎、别睡着的小保姆身上。油灯光眨着眼，挂在绳子上的尿布和黑裤子的影子“又扑进瓦尔卡的半睁半闭的眼睛里，向她眨眼，弄得她脑子迷迷糊糊”（《渴睡》）。看着这幅插图，您感到瓦尔卡累得要命，在摇曳吓人的灯影中她多么孤独啊！视觉形象完全符合小说的悲剧风格，使文学形象更加凸现，深印在读者的记忆中。书眉画极富表现力，仿佛是悲剧的序言。

在契诃夫的另一类小说中，情节转到农村。如《逃亡者》——这是一幅人民苦难的图画，表现出农村老人心中的愁苦，包括巴什卡的母亲由于愚昧，使儿子烂掉一条胳膊，也包括聚集在县医院里候诊的病人。画家没画《逃亡者》的情节，而是选择一个片段，但在这个片段中，用列宾的话来说，“包含着极为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哀伤》的插图是库克雷尼克塞1953年完成的。这时他们已为契诃夫画过多年的插图了，在不少插图中塑造出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村感人至深的情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暴风雪中，躬着背用雪橇拉着即将咽气的妻子。这幅插图最打动读者的是垂死的农妇和她那张哀伤的脸。库克雷尼克塞所塑造的农妇特别真实感人。小说《磨房外》的主人公是一个凶残的农民，但构图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驼背的老妇人身上。她便是农村财主的母亲，给儿子深深鞠躬。为渲染她悲惨的处境，画家特意把天空画得凄凉，木屋画得破旧。

在契诃夫和插图画家们的笔下，也折射出农村知识分子的形象。农村女教师的命运同样悲惨，同那些躬着背干繁重农活的农妇一样。女教师玛丽亚·瓦西里叶夫娜伴随着初春的景色，穿过没有耕过的土地，经过路旁尚未吐露新叶的树丛，沿着肮脏的道路乘大车到城里讨工资。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东西，“无论温暖的气候，无论被春天气息吹得懒洋洋的透明的树林，无论在湖泊似的水洼上飞翔的鸟群，无论天空，仿佛人人乐于飞入的那无底的穹苍”（《在大车里》）。作家和画家都需要这幅景致，在景致中继续发展祖国的主题：春天美妙的天空、辽阔无垠的大地、被春天气息吹醒的森林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美好。库克雷尼克塞画出早春背景下大车里的玛丽亚·瓦西



里叶夫娜。在书眉画中，他们强迫她下车，迫使疲惫不堪的她走向观众。画家们在为契诃夫小说（《在圣诞节》、《不平凡的人》、《安纽黛》）画的插图中，还描绘了其他劳动妇女悲惨的命运。安纽黛刻画得特别生动简洁，亲切感人。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小说《幻想》多少有些同其他作品不同，其中的“主人公”是流浪汉，“说是农民又不是农民，说是老爷又不是老爷”，他是一个虚弱有病的人。他冻得瑟缩，像契诃夫所写得那样，走路时“怯生生地，躬着腰，双手插进袖口里”。库克雷尼克塞卓越地表达了小说的精神：弥漫在故事中的悲伤，离奇的幻想，逼近的灾难。

无论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是在库克雷尼克塞的插图里，景致的描绘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永远同作品的形象布局紧密相连。插图中的景致构成像《白眉毛》这类作品最为感人的部分。《白眉毛》的插图美妙绝伦，描绘出俄罗斯冬天大自然的景象，如此美妙，如此清鲜，正像小说中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主人公”一样：一只饥饿的老母狼和一只宽额头上带着白点的愚蠢可笑的老公狗。书眉画画得极有神韵：黎明时分像水晶一样透明的树林，“每棵杨树都看得清楚”。一片三月的夜色，天上稀疏的晓星渐渐沉落，木屋上覆盖的柔软的积雪泛着青光。这些插图同契诃夫作品的风格完全一致，增添了故事的魅力。

契诃夫谈到高尔基写的克里木故事时写道，在故事中“除人物本身外还能感觉到他们来自的群体，空气，远景以及一切”。契诃夫对高尔基的评价也是他自己遵循的创作原则。契诃夫不使他的人物同他们来自的群体对立，而把人物同群体连在一起，刻画人物时让读者看到他们未来的发展。

插图画家们在画群众场面（《急救》）或两三个人物时，仍然遵守这个原则。在契诃夫的抒情小说和库克雷尼克塞为它们所画的插图中，空气和远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画家们为《带叭儿狗的女人》画插图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和古罗夫的爱情抒情主题上。他们把这个主题同社会准则和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画家们遵循契诃夫的情节，画出两人在雅尔塔的邂逅，他们在相遇



之前都过着平庸的生活。爱情照亮并改变惯常的生活，使他们心里充满幸福和痛苦。画家们在初稿上着重表现海滨城市宾馆里幽会的庸俗味道。无论是追逐女人的戴礼帽的先生，还是带叭儿狗的女人，前几次出场，都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女人手里握着菜单。一切都太平庸了，如果不说庸俗的话。饭店屋檐后面，雅尔塔阳光灿烂，海水冲击着沙滩，画家们忘情地描绘美丽非凡的大自然，突出雅尔塔暑天常见的阳光与阴影的强烈反差。周围世界的美同市侩生活的庸俗对比，贯穿着这组插图。描绘码头风景时，画家们画了不少“衣冠楚楚、脑满肠肥的游客”。这些庸俗家伙在大海、蓝天和依稀可见的远山的背景下显得极为刺眼。这样，社会主题便闯入大自然的交响乐。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向大海走去，大海在月光下闪动。爱情使他们暂时脱离无目的庸俗无聊的生活。古罗夫同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相遇后，脸上增添了新的表情：画家赋予他先前所没有的神情和悲剧的色彩。读者渐渐感到强烈的感情使他的脸重新焕发青春。

为《带叭儿狗的女人》画插图十分困难。很难用造型艺术表达极少外露的人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活动是通过脸颊发白和轻轻抽搐表现出来的。画家们非常巧妙地利用光线表现人的内心激动。有时用明亮的阳光，有时用微微颤动的昏暗的烛光，把暗影投射到年轻女人蓬松的头发上，照亮她悲伤的脸，投射到她软弱无力的手上。库克雷尼克塞画了几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后，又画了几幅内景画，它们的底色都是阴沉昏暗的。

古罗夫回到家庭，到银行上班后，又陷入浑浊愚昧的环境中，他曾短期从这环境中挣脱出来。画家们画出古罗夫的妻子，一个好发议论的乏味女人。古罗夫认为她是“目光短浅、狭隘、邋遢的女人”。还有他俱乐部的牌友，一个官吏。官吏和妻子便构成古罗夫的生活环境。同安娜第一次分手后，古罗夫沉浸在回忆中，向庸俗的牌友倾吐自己的感情。当他说到动情处，牌友却插了一句“鲟鱼臭哄哄”的话，让古罗夫大杀风景。

库克雷尼克塞画这个官吏，仿佛一笔画成，然而画得相当尖锐。官吏说鲟鱼臭哄哄，也算是一种“回忆”，但它打断了小说的抒情结构，读者看到造成悲剧的



贫乏背景，男女主人公生活其中并还将长久生活下去的精神贫乏的环境。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小说《带叭儿狗的女人》一共只有十四页，在这篇不长的小说中，展现出两个普通人的悲剧。库克雷尼克塞为此竟画了八十多张草图，还不算珍藏在美术馆和画家家里的画稿！

库克雷尼克塞为契诃夫作品画插图，特别注重正面的妇女形象，但也画了不少反面的妇女形象，在这些画中发泄自己对市侩气的仇恨和厌恶。库克雷尼克塞用生硬的线条画出她们令人厌恶的动作，揭发庸俗虚伪的女人，社会的寄生虫，如小说《夫人》中的奥尔加·德米特里叶夫娜和搜索家庭女教师的凶狠的女市侩库什金娜（《风波》）。按照库克雷尼克塞的理解，奥尔加·德米特里叶夫娜，身上发出强烈的小市民习气。画家们锋利的笔触——画出她戴黑手套的手的手势；女人在撒谎，在捣鬼——她的手暴露了她。书眉画是她的化妆台，上面摆着俗里俗气的摆设，说明她是庸俗习气的代表，这种习气笼罩着他们夫妻的生活。奥尔加·德米特里叶夫娜被过分漫画化了，她的外表不完全符合小说对她的描写。丈夫画得比妻子成功得多——契诃夫笔下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带阁楼的房子》中的米修司和《新娘》中的娜嘉是库克雷尼克塞创作中的新人。这些人物同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属于同一类人物，都是抒情的形象，表现个性觉醒的主题。米修司的故事贯穿着空气与光明。情节发生的背景是庄园花园，像契诃夫其他作品一样，自然的描绘不是孤立的，同人的内心世界融合在一起。这是“幸福的花园”，当米修司对画家产生爱情的时候，当他们最后一次夜晚相会的时候，这是“忧伤的八月的夜晚”。每当画家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米修司的时候，大自然便闯入他的幻想中。

米修司在库克雷尼克塞画笔下是一位美妙、柔弱和喜爱幻想的少女。第一次动情使她变得崇高起来。在她的形象中画家们表现出小说的抒情主题，并仅限于这个主题，没有揭示小说的另一个主题——画家与另一个女主人公——米修司姐姐利达的矛盾。这组插图是以一位站在花园里眺望花园外面的远方的年轻姑娘而结束的。这便是小说《新娘》里的娜嘉。《新娘》是契诃夫最后一篇小说，发表于1903年，它与其他作品不同之处是表现了人的理想逐步实现的主题。娜嘉健康快